

中国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研究

□王琪延 杜治仙

[摘要]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开始积极培育和发展乡村文旅产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本文借助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核密度估计和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法,研究了乡村文旅发展水平、乡村振兴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乡村文旅发展逐步恢复,但部分省份未达 2019 年水平;多数省份乡村振兴指数略有上升或持平,但五个维度发展不均衡;全国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处于初级协调水平,省份间差异逐渐缩小,15 省份进入协调发展阶段,北京等地协调程度较高;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逐渐减小,但区域间差异仍然较大,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区间差异最大;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各维度在各省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协调,且存在区域差异。

[关键词] 乡村文旅发展指数;乡村振兴指数;耦合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25)01-0057-11

[DOI] 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25.01.0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休闲消费对扩大内需的贡献度及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1ATJ004)

[作者简介] 王琪延,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休闲经济;
杜治仙(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经济统计。(北京 10087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areas have begun to actively cultivate and develop the rural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which has injected new impetus into rural development. With the help of multi-index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Dagum Gini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 metho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has gradually recovered, but some provinces have not reached the level of 2019.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ex has risen slightly or remained flat in many provinces, 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ve dimensions is not bal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re at the primary coordination leve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ovinces are gradually narrowing. Fifteen provinces have entered the stag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Beijing and other places having a high degree of coordinati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between the two is gradually decreasing, 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is still large, among which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re the largest. The dimensions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w different degrees of disharmony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Keywords: rural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dex;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ex;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等作出具体部署。乡村振兴已然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纲领,全面覆盖农业、农村、农民领域,要求多方面协同合作,才能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和农民富裕富足。在乡村发展实践中,文旅发展不仅能为乡村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对乡村社会文化、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能够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1-2]为推动乡村文旅发展,2019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到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程,进入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将其作为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一条途径。这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为乡村文旅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19年,全国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约32亿人次,营业收入达8500亿元,直接带动吸纳就业人数1200万,带动受益农户800多万户,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实现途径和生动写照^①。新冠疫情期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文化旅游部门在严格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推动产业发展,为乡村文旅恢复与发展奠定基础。数据显示,2023年,青海省全年接待乡村游客1.45亿人次,上海市接待乡村游客2.10亿人次,甘肃省接待乡村游客约1.53亿人次,较2019年增长19.84%,这表明乡村文旅市场在逐渐回归繁荣。

随着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乡村旅游,一些学者开展了乡村旅游的评价研究,评价内容和方法多样化,涉及乡村旅游资源评价^[3-4]、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5]、乡村旅游发展评价^[6]、乡村旅游效率评价^[7]等,通过对中国个别省份乡村旅游发展评价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地区间差异明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研究者们从文旅融合动力、文旅融合发展模式、路径以及互动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8-11]此外,对乡村振兴的发展评价也作出了一些研究,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发现中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较低,呈现东部地区强于西部地区的特点。^[12-13]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是将乡村文化与旅游进行双向深度融合,以文化引流促进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以旅游消费助推乡村文化产业优化发展。^[14]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从促进城乡资源流动、提振农村经济和推动乡村功能实现多样化与现代化三个方面助力乡村振兴。^[15-16]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存在较强的关联关系,研究者针对安徽^[17]、山东^[18]、河北^[19]、河南^[20]、山西^[21]、湖南^[22]等地探究二者关系,研究表明,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普遍呈上升趋势,但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

已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了乡村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关系,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文献对于二者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不够深入,实证研究多局限于部分省份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协调性,缺乏对乡村文旅发展的研究以及区域间的对比分析。综上,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深入分析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机理,采用2019年和2023年中国各省份数据,研究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及各维度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全面分析其动态变化和区域差异,为乡村文旅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建议。

二、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乡村振兴是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方面全方位推动乡村的综合提升,从而达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在产业发展、文化传承、人才培养、组织效率提升和生态环境改善方面都具有紧密的联系,其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通过这些方面的共同发展,可以实现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和相互促进。具体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一) 乡村文旅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乡村文旅发展需要对乡村文化进行深入挖掘,以旅游业为核心,带动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现代服务业

等多个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发展乡村文旅,能够推动乡村产业兴盛、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人才流入以及治理结构的优化调整。第一,乡村文旅发展能够促进乡村产业的整合与转型,延伸农业产业链,催生乡村产业新业态,如休闲农业等,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目标。第二,乡村文旅发展重点强调乡村文化的作用,其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增强乡土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创新,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这对改善乡村居民精神风貌有积极作用,能够促进乡风文明目标的实现。第三,乡村文旅发展需要培育一批扎根农村的复合型人才,让他们作为“土专家”“田秀才”和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代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第四,乡村文旅发展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其活动的开展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及人居环境的标准,加强乡村环境和乡村风貌改造,提升了乡村宜居指数,有力推动乡村的生态振兴进程。第五,乡村文旅发展使得乡村事物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引入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多种治理方式,对优化乡村管理和运营机制产生深远影响。这一过程不仅能增强集体经济与集体组织的实力,还能提升村民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有力地促进乡村组织的全面振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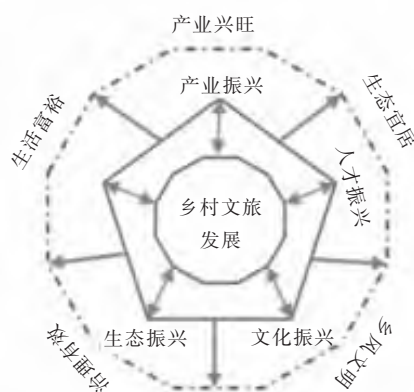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二)乡村振兴为乡村文旅发展创造新需求与新动力

乡村在产业、文化、人才、生态及组织层面的全面振兴,不仅显著提升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还极大地优化其生态环境,从而构筑一个既适宜居住又便于开展各类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为乡村文旅发展创造新的需求与动力。一方面,随着乡村基本条件的显著改善,包括资源环境的优化、社会经济状况的提升以及文化氛围的改善,游客对于乡村旅游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游览,而是逐渐倾向于追求更为丰富多元的休闲体验、个性化的旅游服务以及休闲度假。这种需求的变化,促使乡村文旅不断创新产品与服务,以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乡村的振兴进程也极大地强化了其休闲度假功能,使得乡村对外界的吸引力显著增强。越来越多的旅游消费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乡村,寻找那份宁静与自然的归属感。这激发了文旅产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新文化景观和文明风尚不断涌现,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为文旅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与动力源泉,助力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三、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指数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围绕乡村文旅发展的统计监测范围,依据指标设计系统性、可操作性、代表性和科学性原则,借鉴国内外关于乡村文旅发展指标监测的相关文献^[2],构建乡村振兴指数与乡村文旅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城乡收入比和恩格尔系数为负向指标,其他均为正向指标。

(二)数据来源说明和指数测算

乡村振兴指数的15项指标中国家现代农产业园创建和认定来自农业农村部官网,文明村来自中国文明网官网,其余13项指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来自年鉴

表 1 乡村振兴指数与乡村文旅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指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数	二级指标
乡村振兴指数	产业兴旺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乡村文旅发展指数	人均乡村旅游收入(元)
		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乡村旅游接待人次(万)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率(%)		每千村拥有民宿个数(个)
	生态宜居	供水普及率(%)		旅游重点村比例(%)
		村内硬化道路占比(%)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比例(%)
		生活垃圾处理率(%)		每千村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个)
	乡风文明	每乡镇文化站个数(个)		传统村落比例(%)
		文明村比例(%)		每千村拥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个)
		教育文娱支出占消费支出比(%)		每百万人中非遗传承人数(人)
	治理有效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万元/人·年)		每百万人中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人数(人)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		
		村镇建设管理机构占比(%)		
	生活富裕	城乡收入比(%)		
		恩格尔系数		
		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率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认定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之比;人均乡村旅游收入为乡村旅游收入与乡村就业人口中之比;与村庄相关的比例指标,均为与行政村数量的比率。

的数据截至 2022 年年末。乡村文旅发展指数的 10 项指标中,乡村旅游接待人次、乡村旅游收入、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数据来自全国及各省份农业农村部(厅)和文化和旅游部(厅)官网。其中,2023 年乡村旅游接待人次与收入仅部分省份有数据,缺少的数据利用 2022 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次(收入)与国内旅游接待人次(收入)的比例^②推算。各省份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数据来自各省份的统计公报,民宿数据来自《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数数据来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官网,传统村落数据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乡村文旅发展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各级指标权重。

(三)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算

耦合度计算公式为 $C=2\sqrt{I_1I_2}/(I_1+I_2)$,其中: I_1 、 I_2 分别为乡村文旅发展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耦合度 C 的取值区间 $[0,1]$ 。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D=\sqrt{CT}$,其中: $T=\alpha_1I_1+\alpha_2I_2$, $\alpha_1+\alpha_2=1$,本文对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注度一致,设定 $\alpha_1=\alpha_2=0.5$ 。耦合协调度评定标准如表 2 所示。

表 2 耦合协调度评定标准

耦合协调程度	区间	函数	类型
极度失调	[0,0.1)	$I_1 < I_2$, $I_1 \approx I_2$, $I_1 > I_2$	乡村文旅滞后型 乡村文旅与乡村振兴同步型 乡村振兴滞后型
严重失调	[0.1,0.2)		
中度失调	[0.2,0.3)		
轻度失调	[0.3,0.4)		
濒临失调	[0.4,0.5)		
勉强协调	[0.5,0.6)		
初级协调	[0.6,0.7)		
中级协调	[0.7,0.8)		
良好协调	[0.8,0.9)		
优质协调	[0.9,1]		

四、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指数分析

(一) 乡村文旅发展指数分析

全国各省份(不含港澳台)乡村文旅发展指数如图 2 所示。根据测算结果得出,第一,全国有 77.42% 的省份 2023 年的乡村文旅发展指数超过了 2019 年,表明大多数省份的乡村文旅市场已经逐渐恢复。但仍有 7 个省份,包括安徽、福建、山东、湖南、广东、广西和重庆,其乡村文旅发展尚未恢复至 2019 年水平。第二,总体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省份,乡村文旅水平也较高。根据 2019 年和 2023 年的排名,上海、海南、北京和浙江在这两年中均位列前五,而山西、河北、河南和甘肃则排在后五名之中。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两方面的差异:一方面,从乡村旅游规模的角度来看,上海、海南、北京和浙江等地的乡村文旅产业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如北京、上海人均乡村旅游收入位次靠前。此外,这些地区旅游业基础设施非常完善,以浙江、上海、北京为例,每千个村庄拥有的民宿数量超过 100 个,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乡村旅游。相比之下,河北、河南、甘肃等地在每千村拥有的民宿数量上明显较为不足,均低于 10 个。另一方面,从乡村文旅资源的角度来看,上海、海南、北京和浙江等省份在自然与文化资源方面拥有显著优势。如,上海、北京、浙江每千个村庄拥有超过 15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上海、海南的重点旅游村和美丽乡村占比均超出 1%,在全国范围内属于较高水平。相较之下,河南和河北在这一方面的占比则低于 0.2%。此外,虽然山西省在传统村落占比上位列第六,显示出一定的资源优势,但在资源的深度开发和有效利用方面还有待加强。第三,部分文旅资源较为丰富,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乡村文旅发展水平也较高,例如贵州和青海排名均位于前 11 名。这主要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文旅资源以及政府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大力支持。青海在旅游重点村、美丽乡村建设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具有优势,如青海旅游重点村占比 0.95%,美丽乡村占比达 1.22%,且每千个村庄就拥有 21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百万人中有 38 位非遗传承人,位列全国第四,同时每百万人中培养了 26 位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位列全国之首。贵州在美丽乡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方面具有优势,其美丽乡村占比 0.56%,传统村落占比高达 5.64%,位列全国第二,且每千个村庄有 12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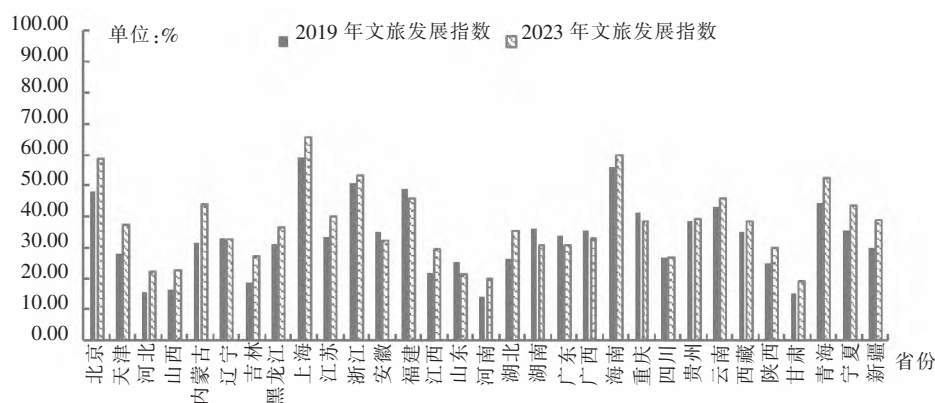


图 2 乡村文旅发展指数

(二) 乡村振兴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分析

1. 乡村振兴总指数分析

各省份乡村文旅振兴总指数如表 3 所示。根据测算结果得出,第一,全国大部分省份 2023 年的乡村振兴指数相较于 2019 年有所上升或持平。这反映出国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治理加强以及农民增收促进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已经取得了进展。第二,2023 年,乡村振兴指数平均值为 37,有 18 个省份低于平均水平,其中 11 个省份位于西部地区,最后五位分别为江西、青海、山西、甘肃、西藏,而乡村振兴的前五位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和山东,位于东部,说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东部省份强于西部省份。这主要受到资

源禀赋、人口流动、财政投入等因素影响。

2. 乡村振兴各维度指数分析

从乡村振兴指数的五个维度(表3)来看,2023年的乡风文明指数相较于2019年普遍降低。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农村居民在教育和文娱方面的支出占其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下降,由于受到疫情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居民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尚未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对于其他四个维度,2023年与2019年相比基本持平或略有提升。

表3 乡村振兴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

省份	2019年乡村振兴指数	2023年乡村振兴指数	2019年产业兴旺指数	2023年产业兴旺指数	2019年生态宜居指数	2023年生态宜居指数	2019年乡风文明指数	2023年乡风文明指数	2019年治理有效指数	2023年治理有效指数	2019年生活富裕指数	2023年生活富裕指数
北京	76.18	73.60	16.81	7.58	95.83	88.86	30.40	27.30	99.11	99.46	93.95	93.84
天津	55.45	56.90	21.94	12.18	70.40	96.58	34.93	35.14	80.07	77.44	50.84	57.35
河北	37.05	37.83	57.23	50.69	70.92	86.17	31.39	17.87	26.62	29.02	26.86	29.56
山西	27.76	26.86	17.96	18.65	58.97	44.46	37.66	26.04	30.39	31.00	20.68	23.06
内蒙古	29.22	30.90	55.53	55.72	34.75	29.92	35.48	19.55	13.53	13.54	26.16	35.90
辽宁	28.09	29.49	26.66	33.26	35.37	33.82	35.04	27.65	32.67	34.43	20.70	20.93
吉林	33.42	42.35	44.15	39.68	29.24	72.41	40.79	29.10	30.93	29.77	28.79	51.90
黑龙江	36.05	37.62	66.51	67.56	42.84	47.47	48.15	31.32	22.65	25.02	26.30	30.20
上海	63.76	59.85	16.35	12.21	80.19	90.94	55.01	58.15	85.09	81.52	68.92	59.32
江苏	49.51	49.58	59.70	58.53	87.47	88.06	33.64	28.15	51.35	50.20	33.61	36.77
浙江	46.81	48.73	30.42	23.85	54.14	59.53	33.22	26.57	62.37	68.48	41.48	45.21
安徽	34.68	35.64	58.35	47.73	52.52	47.84	33.75	29.03	34.80	37.56	14.42	23.67
福建	35.25	34.77	33.39	28.26	74.12	74.30	32.17	23.78	42.73	42.88	18.30	21.57
江西	27.61	27.33	28.77	27.33	35.70	31.41	42.50	31.43	30.08	31.09	19.00	21.36
山东	46.21	49.74	82.64	76.21	82.40	86.14	20.89	18.36	35.91	44.98	28.64	33.87
河南	33.40	37.05	69.53	68.88	40.46	44.43	29.84	21.63	20.53	23.73	22.49	31.69
湖北	36.17	35.84	54.64	45.03	47.93	39.64	33.52	26.87	31.41	33.26	26.55	33.38
湖南	34.20	32.33	59.79	51.68	31.20	19.68	45.51	32.56	26.52	27.63	24.38	28.26
广东	31.80	34.83	36.08	37.50	66.59	66.55	24.74	21.62	38.09	42.66	14.06	18.60
广西	27.68	30.89	48.12	41.21	59.46	70.00	40.49	33.06	13.16	17.35	18.57	27.41
海南	34.56	36.62	48.20	35.90	53.95	56.20	63.93	47.10	35.66	38.76	13.25	27.27
重庆	31.96	39.90	37.02	30.45	61.01	73.60	40.39	31.80	38.01	39.59	12.46	38.69
四川	28.05	30.36	46.67	46.03	57.41	51.30	38.48	27.60	14.61	18.06	20.13	28.10
贵州	23.65	30.09	33.88	31.70	52.10	53.23	50.42	37.58	17.63	22.57	10.21	29.18
云南	26.29	30.32	32.30	34.41	56.65	55.41	45.97	31.89	17.09	21.89	19.87	29.43
西藏	21.77	13.70	5.42	6.86	64.04	41.97	29.28	15.83	27.71	17.45	12.83	5.88
陕西	38.74	38.18	38.75	31.63	68.60	61.32	40.31	23.18	37.19	32.51	31.81	45.12
甘肃	22.80	23.14	31.97	26.71	52.67	56.27	37.22	20.94	14.41	15.01	14.66	20.80
青海	29.92	27.19	27.34	20.82	64.55	65.99	37.51	22.85	29.00	26.51	21.47	22.19
宁夏	29.29	30.51	26.78	21.62	85.72	89.34	65.30	50.69	14.19	21.68	24.24	25.42
新疆	30.20	33.76	43.54	35.96	65.46	60.35	33.45	37.89	11.02	24.42	31.68	34.14

从各省份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指数得出,山东、河南、黑龙江、江苏等地位次靠前,这些省份大部分为我国农业大省,无论是农业发展规模还是发展水平,都处于全国靠前水平。而上海、天津、西藏等地位次靠后,部分省份不以农业为主要产业,部分省份则是受自然条件约束,第一产业发展受限。从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指数得出,上海、宁夏、海南、新疆等地位次较高,新疆、宁夏等地处于边疆地区,近年来国家加文化输入力度,据2019年数据显示,新疆、宁夏等地每乡文化站个数约为1个,处于全国较高水平,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也在稳步提升。从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指数、治理有效指数和生活富裕指数得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位次较高,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西藏、内蒙古、广西等地治理有效指数位次较低,辽宁、甘肃、西藏等地生活富裕指数位次较低,这些地区基本属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

五、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一)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1.全国总体的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全国各省份(不含港澳台)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关系如表 4 所示。2019 年全国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为 0.58,到 2023 年,这一数值增长至 0.6,为初级协调水平。此外,这种耦合协调度呈现出地域性特征,东南部省份的协调度普遍高于西北部,整体形成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的阶梯式分布。从各省份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协调类型(见表 4)可以得出,在 2019 年至 2023 年期间,共有 10 个省份的协调类型发生了变化。黑龙江、上海、江西、湖北和新疆 5 个省份在这 4 年中,乡村文旅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乡村振兴速度。相反,安徽、湖南、广东、重庆和四川 5 个省份在这段时间内乡村振兴的发展速度更快。

表 4 各省份(不含港澳台)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地区	2019 年 D 值	2019 年 协调 程度	2019 年 类型	2023 年 D 值	2023 年 协调 程度	2023 年 类型	产业 兴旺 维度	生态 宜居 维度	乡风 文明 维度	治理 有效 维度	生活 富裕 维度
北京	0.78	8	I 型	0.81	9	I 型	5	9	7	9	9
天津	0.63	7	I 型	0.68	7	I 型	5	8	7	8	7
河北	0.49	5	I 型	0.54	6	I 型	6	7	5	6	6
山西	0.46	5	I 型	0.50	6	I 型	5	6	5	6	5
内蒙古	0.55	6	III 型	0.61	7	III 型	8	7	6	5	7
辽宁	0.55	6	III 型	0.56	6	III 型	6	6	6	6	6
吉林	0.50	6	I 型	0.58	6	I 型	6	7	6	6	7
黑龙江	0.58	6	I 型	0.61	7	II 型	8	7	6	6	6
上海	0.78	8	I 型	0.79	8	III 型	6	9	8	9	8
江苏	0.64	7	I 型	0.67	7	I 型	8	8	6	7	7
浙江	0.70	8	III 型	0.71	8	III 型	7	8	7	8	8
安徽	0.59	6	II 型	0.58	6	I 型	7	7	6	6	6
福建	0.64	7	III 型	0.63	7	III 型	7	8	6	7	6
江西	0.49	5	I 型	0.53	6	III 型	6	6	6	6	6
山东	0.59	6	I 型	0.57	6	I 型	7	7	5	6	6
河南	0.47	5	I 型	0.52	6	I 型	7	6	5	5	6
湖北	0.56	6	I 型	0.60	7	II 型	7	7	6	6	6
湖南	0.59	6	III 型	0.56	6	II 型	7	6	6	6	6
广东	0.57	6	III 型	0.57	6	I 型	6	7	6	7	5
广西	0.56	6	III 型	0.57	6	III 型	7	7	6	5	6
海南	0.66	7	III 型	0.68	7	III 型	7	8	8	7	7
重庆	0.60	7	III 型	0.63	7	II 型	6	8	6	7	7
四川	0.52	6	II 型	0.53	6	I 型	6	7	6	5	6
贵州	0.55	6	III 型	0.59	6	III 型	6	7	7	6	6
云南	0.58	6	III 型	0.61	7	III 型	7	8	7	6	7
西藏	0.53	6	III 型	0.48	5	III 型	5	7	6	6	4
陕西	0.56	6	I 型	0.58	6	I 型	6	7	6	6	7
甘肃	0.43	5	I 型	0.46	5	I 型	5	6	5	5	5
青海	0.60	7	III 型	0.61	7	III 型	6	8	6	7	6
宁夏	0.57	6	III 型	0.60	7	III 型	6	8	7	6	6
新疆	0.55	6	II 型	0.60	7	III 型	7	8	7	6	7

注:4-9 分别表示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I 型、II 型、III 型分别表示乡村文旅滞后型、乡村文旅与乡村振兴同步型、乡村振兴滞后型。

2. 各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1) 15 个省份步入协调发展阶段: 乡村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相互促进

2023 年,北京、上海、浙江的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已进入中级及以上协调发展区间。北京进入了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然而它也面临着乡村文旅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尤其是产业兴旺维度,处在濒临失调区间,乡村文旅发展没有很好地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上海和浙江则呈现出中级协调发展关系,其发展属于乡村振兴滞后型,表现为产业兴旺维度的协调度相对较低。江苏等 12 个省份的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已建立起了初级协调关系,说明这些地区在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天津和江苏的乡村文旅发展相对滞后,天津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产业兴旺维度协调度不足,而江苏则在乡风文明维度协调度低。黑龙江、重庆和湖北的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属于同步发展类型,但黑龙江和湖北在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这三个维度的协调度上表现较差。重庆市的主要问题则集中在产业兴旺维度的协调度上。此外,福建、海南、内蒙古、云南、青海和宁夏为乡村振兴滞后型,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维度的协调度较低,这不仅影响了乡村振兴的整体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文旅的进一步发展。

(2) 14 个省份处于勉强协调阶段: 乡村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正在磨合

14 个省份的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目前处于勉强协调的阶段,这些省份在发展乡村文旅产业和实施乡村振兴之间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期,二者正在相互磨合,以寻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但河北、山西、吉林、安徽、山东、河南、广东、四川和陕西的乡村文旅发展相对滞后,未能有效地助推乡村振兴。其中,广东、河北、山东和四川省在某一维度上已经出现了濒临失调的情况。另外,辽宁、江西、贵州和广西属于乡村振兴滞后型,其乡村文旅发展相对较好,特别是贵州省的乡村文旅产业已经初具规模。然而,这些省份在乡村振兴的五个维度与乡村文旅之间仅维持着勉强协调的关系。因此,若能有效地将乡村振兴与文旅发展结合起来,乡村文旅未来就有望成为推动这些省份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湖南省乡村文旅与乡村振兴目前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但属于低水平协调。因此,未来湖南省应更加重视二者的协调与深度融合,以期实现乡村振兴与乡村文旅产业的共同繁荣。

(3) 2 个省份处于濒临失调发展阶段: 乡村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之间失衡

西藏和甘肃的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没有实现协调发展,甚至出现了失调的情况。具体来说,在西藏,乡村振兴的滞后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在生活富裕这一维度上,已经出现了轻度失调的情况。同时,在产业兴旺维度上,西藏也呈现出濒临失调的状态。而甘肃省乡村文旅发展水平相对更低,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多个维度上都存在濒临失调的问题。

(二) 耦合协调水平动态变化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整体形态和不同时期的动态变化,本文运用核密度估计(高斯核估计)来反映其动态变化,结果如图 3 所示。从波峰的移动可知,全国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核密度曲线主峰位置右移,说明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的趋势;从波峰的高度和宽度来看,2023 年的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不断上升,宽度稍有变窄,说明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的绝对差异呈现明显缩小的趋势,即省际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从分布趋势来看,核密度曲线存在右拖尾现象,说明存在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省份。

从乡村振兴的五个维度的来看,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维度的耦合协调水平核密度曲线呈现了波峰高度上升,宽度变窄和左拖尾的特征,说明耦合协调水平的绝对差异呈现明显缩小的趋势,存在耦合协调水平较低的省份;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生态宜居维度的耦合协调水平核密度曲线呈现了主峰右移,波峰高度下降和左右对称分布的特征,说明耦合协调水平呈现微弱上升趋势,但省际间差异有扩大趋势,却不存在极端水平值;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维度的耦合协调水平核密度曲线呈现了主峰左移,波峰高度上升、宽度变窄和右拖尾的特征,说明耦合协调水平呈现了下降趋势,但省际间差异在逐渐缩小,仍有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省份的存在;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维度的耦合协调水平核密度曲线呈现了明显的主峰右移,波峰高度上升、宽度变窄和右拖尾的特征,说明耦合协调水平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且省际间的差异也在缩小,存在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省份;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生活富裕维度的耦合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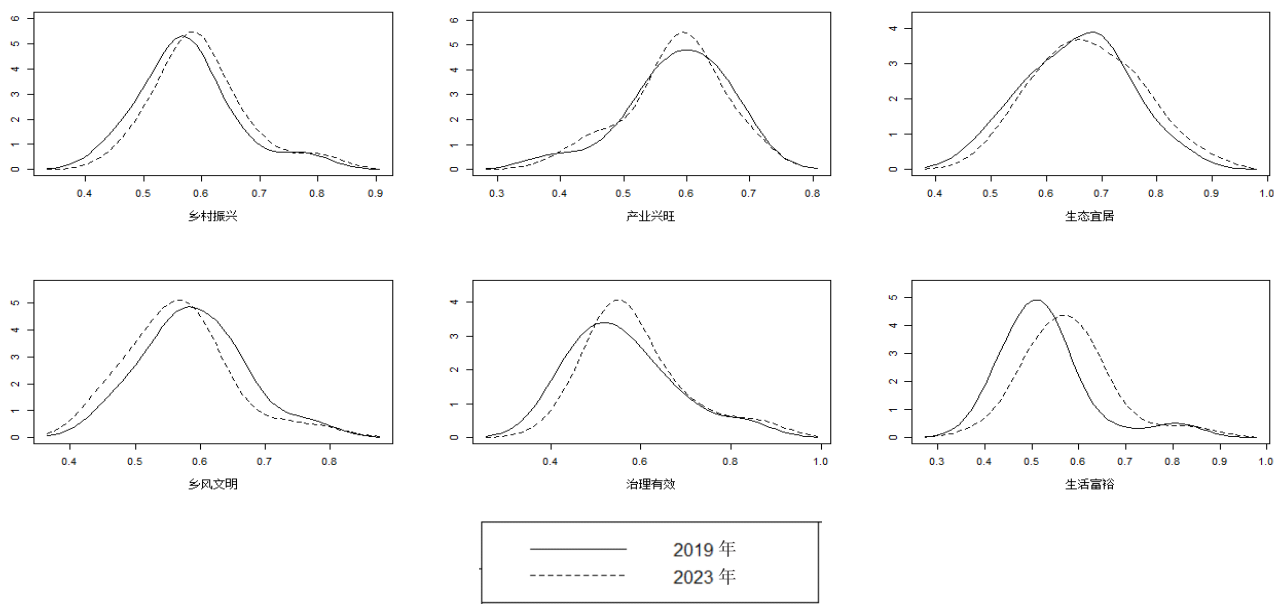


图3 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及各维度耦合协调水平分布动态图

水平核密度曲线呈现了明显的主峰右移,波峰高度下降、宽度变宽和右拖尾的特征,说明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其绝对差异水平呈现了扩大趋势,并且存在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省份。

(三)区域差异分析

为全面掌握乡村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不仅需要从省份的视角来研究,还需要从区域视角来分析。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度和地理关系,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本文利用Dagum 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研究乡村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及其各维度的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并将地区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贡献三部分。

从全国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总体水平的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来看(见表5),呈现下降的趋势,基尼系数从2019年的0.074下降至2023年的0.069,年均下降幅度为1.76%。区域差异主要是由区域间的差异造成的。从各区域内部的差异来看(见表6),四大地区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分布。此外,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呈现缓慢扩张趋势,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基本没变,中部和东北地区内部差异逐渐缩小。

表5 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及各维度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及贡献度

年份	总体水平				产业兴旺维度				生态宜居维度			
	G	Gw(%)	Gb(%)	Gt(%)	G	Gw(%)	Gb(%)	Gt(%)	G	Gw(%)	Gb(%)	Gt(%)
2019	0.074	22.14	59.75	18.12	0.073	27.74	18.44	53.82	0.077	20.51	68.23	11.27
2023	0.069	24.10	59.07	16.83	0.069	29.07	12.39	58.55	0.076	20.66	70.62	8.72
年份	乡风文明维度				治理有效维度				生活富裕维度			
	G	Gw(%)	Gb(%)	Gt(%)	G	Gw(%)	Gb(%)	Gt(%)	G	Gw(%)	Gb(%)	Gt(%)
2019	0.071	28.24	25.29	46.48	0.111	22.61	60.05	17.34	0.088	25.82	55.49	18.68
2023	0.074	29.00	30.68	40.32	0.095	22.53	63.34	14.13	0.085	26.73	46.19	27.08

注:G,Gw,Gb,Gt 分别表示基尼系数,区域内贡献度,区域间贡献度,超变密度贡献度。

从乡村振兴的五个维度分析,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各维度的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表现不同。除乡风文明维度,其他四个维度的地区差异呈现下降的趋势,产业兴旺维度年均下降幅度为1.42%,生态宜居维度年均下降幅度为0.33%,治理有效维度年均下降幅度为3.97%,生活富裕维度下降幅度为0.87%。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维度的区域差异中超变密度的贡献较大,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维度的区域差异是

由区域间的差异造成的。乡村振兴五个维度的区域差异呈现治理有效维度>生活富裕维度>生态宜居维度>乡风文明维度>产业兴旺维度分布。从各区域内部的差异来看(见表6),东部地区在生活富裕维度差异较大,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均在产业兴旺维度差异较大,其中西部地区在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维度的差异也较大。

表6 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及各维度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内差异

年份	总体水平				产业兴旺维度				生态宜居维度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9	0.033	0.073	0.057	0.039	0.049	0.064	0.093	0.064	0.048	0.056	0.050	0.048
2023	0.019	0.073	0.036	0.047	0.047	0.074	0.058	0.065	0.032	0.051	0.043	0.054
年份	乡风文明维度				治理有效维度				生活富裕维度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9	0.035	0.089	0.062	0.052	0.034	0.095	0.065	0.079	0.022	0.112	0.055	0.053
2023	0.020	0.097	0.039	0.063	0.020	0.094	0.044	0.061	0.039	0.103	0.037	0.064

由表7可知,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总体水平的耦合协调水平区域间差异最大的是东部和中部,而且这两个地区在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维度的耦合协调水平差异也是最大。而在产业兴旺维度东部和西部之间差异最大。从各区域角度来看,东北和东部地区在治理有效维度的差异最大,东北和中部、西部地区在产业兴旺维度差异最大,东部和中部地区在生态宜居维度差异最大,东部和西部地区在治理有效维度差异最大,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生态宜居维度差异最大。

表7 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及各维度耦合协调水平区域间差异

维度	年份	东北 东部	东北 中部	东北 西部	东部 中部	东部 西部	中部 西部	维度	东北 东部	东北 中部	东北 西部	东部 中部	东部 西部	中部 西部
总体 水平	2019	0.10	0.05	0.04	0.11	0.09	0.06	乡风	0.07	0.06	0.05	0.09	0.08	0.07
	2023	0.08	0.04	0.04	0.10	0.09	0.05	文明	0.08	0.04	0.05	0.09	0.08	0.07
产业 兴旺	2019	0.06	0.08	0.07	0.08	0.07	0.09	治理	0.14	0.06	0.07	0.15	0.16	0.08
	2023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有效	0.12	0.04	0.05	0.13	0.14	0.06
生态 宜居	2019	0.13	0.05	0.10	0.12	0.06	0.09	生活	0.10	0.05	0.04	0.13	0.11	0.06
	2023	0.09	0.06	0.06	0.14	0.07	0.10	富裕	0.09	0.05	0.05	0.11	0.10	0.07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2019年和2023年全国各省份(不含港澳台)的乡村文旅发展和乡村振兴水平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全国大多数省份的乡村文旅市场已逐渐恢复,但仍有部分省份尚未恢复至2019年水平。乡村文旅发展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旅资源丰富度影响。第二,全国大部分省份的乡村振兴指数相较于2019年略有上升或持平,国家乡村振兴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乡村振兴的五个维度发展存在不均衡问题。第三,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逐渐提升,各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的绝对差异逐渐缩小,个别省份耦合协调度较高。截至2023年,全国有15个省份进入了协调发展的阶段,有14个省份向协调发展区间过渡,仅西藏和甘肃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现阶段乡村振兴滞后型和乡村文旅滞后型各占一半。第四,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区域间差异较大。从各区域内部的差异来看,东部地区差异最大,东北地区差异最小;而区域间差异最大的是东部和中部。从乡村振兴各维度看,治理有效维度区域差异最大,产业兴旺维度差异最小,并且各区域在这五个维度也有不同的表现。

(二)政策建议

1.因地制宜提升乡村文旅发展水平

加大对适合发展乡村文旅省份的扶持力度,增加财税补贴,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推进以乡土文化为依托的乡村文旅品牌塑造,凝聚各方力量到乡村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开发运用中;加强文旅规范化管理,完善乡村文

旅质量管理体系,规范乡村文旅市场秩序,建立乡村自然人文资源保护制度,保护乡村原生性的农耕、宗族、自然文化资源。

2. 强化科技在文旅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新冠疫情期间“云旅游”等产品推出,加强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在文旅发展中的应用。应进一步深化数字技术等乡村文旅发展中的应用,如利用“元宇宙”技术重构乡村文旅场景;打造线上一站式文旅数字化服务,使游客尽情体验沉浸式云上文旅;构建乡村文旅“数智”平台,提供线上线下文旅运营服务。

3. 建立多层次的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持体系

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应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建立长期稳定的人才引进制度和人才库;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培养本地的乡村文旅和乡村振兴带头人;借助外部人才力量,鼓励高校师生、企业人员等走访乡村,向村民科普现代农业知识和乡村文旅经营技巧。

4. 加强区域间以及区域内部合作

提高乡村文旅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各省份共同研究制定区域文旅合作发展和乡村振兴规划,明确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重点任务;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和常态化的有效沟通协商机制,定期研究协调跨区域重大项目、重大事项;选取合作意愿强、需求强、涉及面广的项目作为先导合作示范,如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链的联动构建、科技创新的共建共享等,通过标志性工程实现示范效应,最终形成区域性乡村文旅和乡村振兴项目。

注:

① 全国乡村旅游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18/content_5544438.htm。

② 参见新华网《发展乡村旅游把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势能》, <http://www.xinhuanet.com/food/20240410/18f6de5f27594f47b9c8112998e933c6/c.html>。

参考文献:

- [1] 谢珈,马晋文,朱莉.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企业经济,2019,(11):88-92.
- [2] 辛本禄,刘莉莉.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2,(1):137-143+2.
- [3] 张健,董丽媛,华国梅.我国乡村旅游资源评价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7,(10):19-24.
- [4] Panicia P.M.A., Leoni L.. Co-evolution in Tourism: the Case of Albergo Diffuso[J].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7, 22(10): 1216-1243.
- [5] 付智,刘慧芝,梁龙武.全域视角下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8,(22):60-64.
- [6] 刘晖,周丽君.基于TOPSIS的吉林省典型村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2,(1):239-246.
- [7] 姜鹏,杨亚东,郝利.北京远郊区乡村旅游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1):198-205.
- [8] Lenao M., Saarinen J.. Integrated Rural Tourism as a Tool for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Exploring Culture and Heritage Projects in the North-East District of Botswana[J].South African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5, 97(2):203-216.
- [9] 李勇军,王庆生.乡村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6,(3):128-133.
- [10] 罗大蒙,吴理财.文化为魂:乡村文旅融合中的空间重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3,(3):143-150+160.
- [11] 郭际,易魁,于丽霞.乡村文化与旅游业态的多维耦合互动机制探索[J].企业经济,2022,(11):134-141.
- [12] 宋丽婷,白永秀.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区域差异分解[J].统计与决策,2022,(24):17-21.
- [13] 徐雪,王永瑜.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演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5):64-83.
- [14] 杨小冬.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机制与路径[J].人民论坛,2022,(24):81-83.
- [15] 申始占,王鹏飞.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72-81.
- [16] 杨璐,滕任飞,黄韞慧.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旅游振兴:发展、问题与对策[J].农村经济,2022,(6):135-144.
- [17] 尹长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社会科学家,2023,(1):57-64.
- [18] 董文静,王昌森,张震.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J].地理科学,2020,(4):628-636.
- [19] 聂学东.河北省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发展计划耦合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7):53-57.
- [20] 庞艳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11):315-320.
- [21] 马小琴.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9):257-262.
- [22] 李志龙.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J].地理研究,2019,(3):643-654.
- [23] 易丹辉,王际宇.乡村旅游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5,(18):29-31.

[责任编辑:陶虹佼]